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粉妝樓 第二十六回 過天星夜請名醫 穿山甲計傳藥鋪

話說胡奎別了五位英雄，竟奔錦亭衙而來，到了衙門東首牆邊，將身一縱，縱上了屋，趁著星光到內院，輕輕跳下，伏在黑暗之處，祇見一個丫鬟拿著燈走將出來，口裏唧唧噥噥說道：“此刻纔睡。”說著，走進廂房去了，胡奎暗道：“想必就是他的臥房。”停了會，悄悄來到廳下一看，祇見殘燈未滅，他夫妻已經睡了，胡奎輕輕推開房門，走至裏面。他二人該當命到無常，吃醉了酒，俱已睡了，胡奎掀起帳幔，祇一刀，先殺了毛守備，那一顆血淋淋的人頭滾將下來。夫人驚醒，看見一條黑漢手執利刃，纔要喊叫，早被胡奎順手一刀砍下頭來，將兩個血淋淋的人頭結了頭髮扣在一處，扯了一幅帳幔包將起來，背在肩上，插了短刀，走出房來，來至天井，將身一縱，縱上房屋，輕輕落下，上路而回。一路上趁著星光，到了龍標門首。那時已是五更天氣，五人正在心焦，商議前來接應，忽見胡奎跑進門來，將肩上的物件往地下一擲，眾人吃驚，上前看時，卻是兩個人頭包在一處。眾人問道：“你是怎生殺的，這等爽快！”胡奎將越房殺了毛守備夫妻兩個，說了一遍，大家稱羨，仍包好人頭，重又飲了一會，方纔略略安歇，不表。

單言次日，那城外的人都鬧翻了，俱說毛守備的頭不見了。兵丁進城報了知府，知府大驚，隨即上轎來到衙門裏相驗屍首，收入棺內，用封皮封了棺木，問了衙內的人口供，當時做了文書，通詳上司。一面點了官兵捕快，懸了賞單，四路捉拿偷頭的大盜，好不嚴緊。淮安城內人人說道：“纔劫住反叛羅焜，又弄出偷頭的事來，必有蹊蹺。”連知府也急得無法可治。

不表城內驚疑。單言眾人起來，胡奎說道：“羅賢弟病在牢中，就是劫獄，也無內應，且待我進牢去做個幫手，也好行事。”龍標道：“你怎得進去？”胡奎道：“祇需如此如此，就進去了。”龍標道：“不是玩的，小心要緊！”胡奎道：“不妨！你祇是常常來往，兩邊傳信就是了。”商議已定，胡奎收拾停當，別了眾人，帶了一個人頭進城，來到府門日，祇見那些人三五成群，都說的偷頭的事，胡奎走到鬧市裏，把一個血淋淋的人頭朝街上一扔，大叫道：“賣頭！賣頭！”唬得眾人一齊喊道：“不好了！偷頭的人來賣頭了！”一聲喊叫，早有七、八個捕快兵丁擁來，正是毛守備的首級，一把扭住胡奎來稟知府，知府大驚道：“好奇怪！那有殺人的人還把頭拿了來賣的道理？”忙忙傳鼓升堂審問。

祇見眾衙役拿著一個人頭，帶著胡奎跪下。知府驗過了頭，喝道：“你是那裏人？好大膽的強徒，殺了朝廷的命官，還敢前來賣弄！我想你的人多，那一個頭而今現在那裏？從實招來，免受刑法！”胡奎笑道：“一兩個人頭要甚麼大緊！想你們這些貪官污吏，平日也不知害了多少人的性命，倒來怪俺了。”知府大怒，喝令：“與我扯下去夾起來！”兩邊答應一聲，將胡奎扯下去夾將起來，三繩收足，胡奎祇當不知，連名姓也不說出。知府急了，祇問那個頭在那裏，胡奎大叫道：“那個頭是俺吃了，你待我老爺好些，俺變顆頭來還你；你若行刑，今夜連你的頭都叫人來偷了去，看你怎樣！”知府吃了一驚，吩咐收監，通詳再審。

按下知府責成文案，連夜通詳上司去了不表，且言胡奎上了刑具，來到監中，將些鬼話唬嚇眾人道：“你等如若放肆，俺叫人將你們的頭，一齊都偷了去。”把個禁子王二唬得諾諾連聲。眾人俯就他，下在死囚號內，代他鋪下草床，睡在地下，上了鎖就去了。當時，事有湊巧，胡奎的草床緊靠著羅焜旁邊，二人卻是同著號房。羅焜在那裏哼聲不止，祇是亂罵，胡奎聽見口音，抬起頭來看一看，正是羅焜睡在地下。胡奎心中暗喜，等人去了，爬到羅焜身邊，低低叫聲：“羅焜，俺胡奎在此看你。”羅焜那裏答應，祇是亂哼，並不知人事。胡奎道：“這般光景，如何是好。”

話分兩頭，單言龍標當下進城找了王二，買了些酒肉，同他進監來看羅焜，他二人是走過幾次的，獄卒都不盤問。當下二人進內，來到羅焜床前，放下酒餚與羅焜吃時，羅焜依舊不醒；掉回頭來，卻看見是胡奎，胡奎也看見是龍標，兩下裏祇是不敢說話。龍標忽生一計，向王二說道：“我今日賣了一服丸藥來讓他吃，煩王二哥去弄碗蔥姜湯來纔好。”王二祇得弄開水去了，龍標支開王二，胡奎道：“羅焜的病重，你要想法請個醫生來同他看看纔好。”龍標道：“名醫卻有，祇是不肯進來。”胡奎道：“你今晚回去與謝元商議便了。”二人關會已定。王二拿了開水來了，龍標扶起羅焜吃了丸藥，別了王二。來到家中，會過眾位好漢，就將胡奎的言語向謝元說了一遍。謝元笑道：“你這兒可有名醫麼？”龍標回道：“就是鎮上有個名醫，他有回生的手段，人稱他做小神仙張勇，祇是請他不去。”謝元道：“這個容易，祇要孫賢弟前走走，就說如此如此便了。”眾人大喜。

當日黃昏時候，那過天星的孫彪將毛守備夫人的那顆頭背在肩上，身邊帶了短兵器，等到夜間，行個手段，放開大步趕奔鎮上而來，找尋張勇的住宅，若是別人，深黑之時看不見蹤跡，惟有這孫彪的眼有夜光，同白日是一般的。不多時，祇見一座門樓，大門開著，二門上有一匾，匾上有四個大字，寫道：“醫可通神。”尾上有一行小字為“神醫張勇立。”孫彪看見，大喜道：“好了！找到了！”遂上前叩門。恰好張勇還未曾睡，出來開門，會了孫彪，問他來因。孫彪道：“久仰先生的高名，祇因俺有個朋友，得了病症在監內，意欲請先生進去看一看，自當重謝。”張勇了得此言，微微冷笑道：“就是官府鄉紳請我看病，還要三請四邀，你叫我到牢中去看病，太把我看輕了些。”就將臉一變，向孫彪說道：“小生自幼行醫，從沒有到監牢之中，實難從命！你另請高明的就是了。”孫彪道：“既是先生不去，倒驚動了，祇是要求一服妙藥發汗。”張勇道：“這個有得。”即走進內房去拿丸藥。孫彪吹熄了燈，輕輕的將那顆人頭往桌子底下藥簍裏一藏，叫道：“燈熄了。”張勇忙叫小廝掌燈，送丸藥出來，孫彪接了丸藥，說道：“承受了。”別了張勇去了。這張勇卻也不介意，叫小廝關好了門戶，吹熄了燈火，就去安睡，不提。

且言孫彪離了張勇的門首，回到龍家，見了眾人，將請張勇之言說了一遍，大家笑了一刻，謝元忙取過筆來，寫了一封錦囊，交與龍標說道：“你明日早些起來，將錦囊帶去與胡奎知道，若是官府審問，叫他依此計而行。你然後再約捕快，叫他們到張勇家去搜頭。我明天要到別處去住些時，莫要露出風聲，我自叫孫彪夜來探聽消息。各人幹事要緊。”當下眾人商議已定，次日五更，謝元等各投別處安身去了。

單言龍標又進城來，同王二到茶坊坐下，說道：“王二哥，有一個大財送來與你，你切莫說出我來。”王二笑道：“若是有財發，怎肯說出你來？我不發了？你且說是甚麼財？”龍標道：“那個偷頭的黑漢，我在小神仙張勇家裏見過他一面，聞得他都是結交江湖上的匪人，但是外路使槍棒、賣膏藥的，都在他家歇腳，有九分那人同是一路的。目下官府追問那個人頭，正無著落，你何不進去送個訪單？你多少些也得他幾十兩銀子使用使用。”王二道：“你可拿得穩麼？”龍標道：“怎麼不穩，祇是一件，我還要送藥與羅焜，你可帶我進去。”王二道：“這個容易。”遂送出了茶坊，叫小牢子領龍標進監，他隨即就來到捕快班房商議去了。

不表王二同眾人商議進衙門送訪，且言那小神仙張勇一宿過來，次日早起，祇見藥簍邊地下，有多少血跡，順著血跡一看，吃了大驚，祇見一個人頭睜眼蓬髮，滾在藥簍旁邊，好不害怕。張勇大叫道：“不好了！”唬倒在地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